

餘冬序錄

卅之二

冊	二〇八	函	二	號	九七	類	漢書門
---	-----	---	---	---	----	---	-----

架	〇七	冊	二	號	九七	類	漢書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 9 )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極全卷之三十一

外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天地間陰陽寒暑晝夜明暗比人能知之古今治亂今

昨是非吾既已知之矣天地真始乎有開闢時其終無

混沌時乎書其無夜乎晝者天地之一小開闢夜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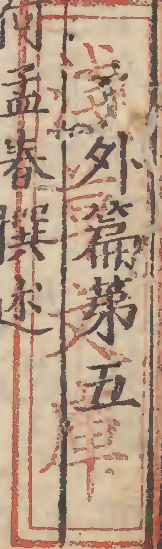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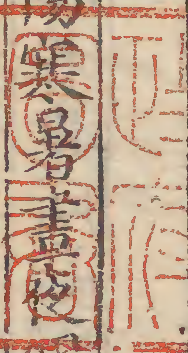
混沌也人睡覺醉醒於死生無以大異所以異乎死生

者覺醒之後幸猶是前人耳人能無愛生而惡死乎而

何以急而多睡而不求諸先覺而何以醉於人欲而不

求聖賢所以醒之之術然則人事之所以日趨於非而

世之日亂也豈非其人之睡而弗覺醉而弗醒之故乎





嗚呼吾幸未死天地固未嘗混沌也尚其最哉

○世從亂得治如天之冬而春夜而晝人之寐而覺醉

而醒方其冬也誰以禦寒其夜也非燭何以見方其寐

也孰為呼之其醉也可無扶持之者乎嗚呼亂不生於

亂而生於治易泰極斯否傾否不可無其人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

死葉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

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

兆也

○雨將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

滅而其焰反明木將枯而其實反增人將死而其精血

反盛行物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

睹矣列子曰鼻將窒者先覺樵扞將僵者先亟奔伏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桃李秋華必傷其枝來年結實必稀蓋先洩其氣故

也雷不待時而鳴者亦是陽氣先洩當發生時生物安

得不薄朱子言大雪豐年之兆雪非豐年只為凝結陽

氣在於地中來年得以發生萬物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者性之德得其偏者皆

有弊非德乃有弊也偏而弊也五行之周備於一無以

生尅制化之鮮有不為害者人之性其猶是乎五行土

旺四季五性信在四德仁義禮各一德上雖弊信行得

智一德上弊信行不得土蓋水所忌也性之德仁義為



天仁勝能兼義禮智義勝不能盡仁金尅木也是故六經有專言仁者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先儒謂仁包四德仁包禮義包智仁曷曰包禮義曷曰包智木能生火金生水也不言信何信者誠實此德而已土無定位故也

○仁義禮智性之德并信謂之五性所謂信者誠實是德而已是德人人本具然質非聖賢執義者多傷仁任智者亦害禮智者或不信信者不必智蓋其流之弊也夫五性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之德聖賢稟賦得之全全而用之如五行之相生常人氣質有所偏偏而出之如五行之相尅是故君子不可無明德進德脩德之

學

○古人之事有若得所欲而今之人智取而力爭者皆其所不得已之爲也古人之爲有若不可柰何而今之人陰逃而潛避者皆其所自安之事也志學古者當於其跡驗之因跡而求其心斯善學矣

○夏之日而泉汲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火水有恒性而人可無恒德耶

○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爲仁徐仲車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祭之父母  
欲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破愚孟子語曾交于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  
桀之言行桀之行則亦桀而已矣仲車訓諸生言其所  
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  
也其言同意

○孔子明仁不飲盜泉之水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此直名爾猶惡而避之忍復  
見其事乎許由聞堯言歸洗其耳樊仲父牽牛見之不  
肯飲其下流以汙牛口今人惡惡如是何善不可為矣

○鯀之城桀之瓦生民利之至今然不能美其名小功  
難與贖大惡也

○古之人有思其人而愛其樹者有愛其人而及其屋  
烏者君子之德感人其有既乎

○世恒言君子醜無德不醜無材醜無材不醜無志醜  
無志不醜無力力者人之所不足有也君子之言則曰  
人患無力不患無志患無志不患無材患無材不患無  
德德者吾之所能有也或問君子以德小人以力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何也答曰吾非此之謂也天下何善而  
不可為德吾力之所為也力吾之所為志所以為材德  
也吾何力乎志有在焉而力則有限材著乎事事以志



成吾材有限事有成與否焉未見力乎德者之吾限也  
未見有不可成之德也稱人莫如德而材次之材難人  
將吾怒無德不贖之罪人也然則材德志力何以異  
究而言善無二本奚其異古人於材與德有二稱乎後  
世善不足焉而材德始岐力與材不異也志猶力也而  
其目不能不異者人品不同焉耳要之其辨皆自後世  
始

○周公之忍不害其為仁項羽之仁曾何救於忍甯武  
子之愚不害其為智晁錯之智適所以為愚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糴之人不足與論國是

癡人  
夜糴謂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  
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  
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  
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

○酒之有釀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仁之謂  
乎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諭郭而入  
車新因削其足晉郭奕為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  
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紀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  
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此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  
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



絲毫不盡即不憐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晁以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人之情諱有不諱無喜誇其所不足而不誇其所有餘蘓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豈其然乎

○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山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鼎而飾以饗饗貪之戒也呂氏春秋為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木謂言及其身以言報更也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足乎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輒言誤豈可致乎唐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



此豈獨人上所當知哉世有同是病者願書以為藥石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  
不肯舞世不有如叔子之鶴者乎劉景升有大牛重千  
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世不有  
如景升之牛者乎庾公以比之劉遵祖而袁虎見詆於  
桓温世不有如虎與遵祖其人者乎冒得聲稱而非其  
實堂堂血肉之軀而弗適於用世之人不如虎與遵祖  
者亦多矣敢書以自警

○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  
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耶身為狗盜而欲子  
之不言其裘之獨有尾也難矣而况非父子之間者乎

崔烈入錢為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  
豈惟有愧於人且有愧於父子之間也

○莊子載子張見魯哀公言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  
彫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  
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  
一既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虎似虎  
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是問真虎所在躍馬而  
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  
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



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焉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噫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唐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餘有父老至曰此皆虎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馬徃果有一虎騰來伏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掛身弓矢皆墜殆不能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然則易鬼以為虎者能無真虎之厄乎

○秦符堅將赦與王猛符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人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人赦須臾不見堅等歎曰其向蒼蠅乎赦之聞於人前後問事人之謀不欲聞於人不有甚於赦文者乎蒼蠅之為物而不可避也物其蓋微於蒼蠅者乎神之伺人善惡必聞言語未出先聲如霆人能視蠅如視人庶幾言之發其不敢輕矣

○晉書程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又



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貪以死餌士貪以死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  
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入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  
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  
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  
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  
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包孝肅極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南朝宋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北朝  
魏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

長以代尹留鎮因別賜長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  
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  
間亦何事不有其信然哉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  
中食乳搦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按朱子語錄朱子向見  
一女懂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自然蓋是稟得  
此一氣之全者

○筆記東坡言梅二丈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  
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愈剛制已不免為酒所  
動矣此與程子論為酒所動意同視朱子謂江西士人  
今日學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豈不有間哉朱語錄尹



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又云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是處終日未嘗動也

○韓魏公琦嘗言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此言費思量來公有言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就才上說韓退之言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此者學此為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性信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這資質

所尚處添得此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軍不同而同歸於能將人材性豈可強相效耶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不為預出能彌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為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彌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



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盈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湏人以為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合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天不能無意乎斯世必有所以為世道計者天生才以為斯世必有所以任世道之責者世將有非常之大事天必生希世之異才蓋微是才無以任是事氣數之事雖聖明世亦有之而異才出焉熄雲焰於塗炭妥涵濤為澄流此豈非天意乎春少嘗論上天好生之德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物天為斯世之意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才天其不亦易知乎吾觀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好生者無時而或息觀天之生才而知天之為斯世者亦無一日而或忘也

○天下事小者易為而大者當力之不及人有笑談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媿嘗占於人之



職任大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於其身之能舉  
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大言是為審己量力不覬覦大職  
是為安分世之人使盡知是行掩其言德滂其食天下  
其有不洽乎昔我孔子始仕司會計主牛羊不以為卑  
軻氏謂孔子為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  
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  
吏乘田之任則人姓徃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畎畝  
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胃不顯于世鬱其積而  
不得施終於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  
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起焉

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顯仕  
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歎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  
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美可熾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為  
糞歲計所獲將益微田有水可稻稻於五穀美而晚實  
而水源有限節若決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  
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於此問歲而易而必糞以休  
養其地力水不時洩逮苗垂稿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  
以待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於人何以異是  
理然則謂天無意於斯入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



毒湖毒多氣而有蓋橘菜莫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  
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廢  
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天  
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  
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  
可處之世也而彼有希賢才於異代歎斯世之無人者  
豈足與論用人之道邪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  
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  
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

吁曷戒之哉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說先發制人後即為人所制  
之說也禍賊險心借以傾覆人家國多矣春為之說曰  
慮人之負國則寧我負人可也先發可也慮我之負人  
則寧人負我可也後應可也

○任子胥進伯嚭誣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  
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  
排德裕寇準任可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  
卒與安石呂大防厚楊畏長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  
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陸子時門人某來謁朱晦菴常裹頭巾洗面晦菴謂



其門爲一曰事至於過臺便是偽昔漢和洽告曹操有  
言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謔之行則容隱偽  
矣斯言也也經大儒印證世之欲觀人者可無考其實  
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

餘冬序錄畢臯卷之三十一

外篇第六

擗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經有六易爲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文誤後學類難讀  
易爲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募群書易  
獨完胡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翼後五傳至  
田何何後分爲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  
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  
祖同出何矣歸易在漢無弗臯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  
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與古文合不  
知所說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



上未嘗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  
書而特秘石渠者邪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  
皆著傳數篇何所寬有易已東矣之歎小章句不知視  
王所著果誰先倣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  
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  
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  
梁丘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  
之易亡矣或舉邠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春惟脫去无咎  
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  
不能無軼文誤不能無闕錯誤軼闕於古文均之爲亡  
而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爲易邪難邪爲尤難邪是故難

則疑錯誤當正而疑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  
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本經而可竢後學之決疑  
者彼牖此徹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尚與須臾顯門而今  
讀者曰有朱子善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朱子末  
年嘗悔解經文雖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  
以漢儒只說訓詁使人就此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  
長也勝國詩元明善言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  
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每見經注以明  
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不可也且夫易本義  
朱子著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  
所遺也他日答劉君房滕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



有改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  
德明釋文兼存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  
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不細呂既會粹成書朱子欲脩  
補焉漢以來諸儒傳注蓋未嘗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  
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  
今讀者乃祇知本義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春易疑初筮  
告蒙紂之所為錄也此書春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  
復標今名者晦菴自言其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  
晁景迂所謂古訓詰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  
乖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春之所為取於約也繁文  
澁辭或謂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

刺微觸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  
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辭見之矣春此書  
志在從古經傳各卷下鄙意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  
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  
咸在而春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注凡若此者參入  
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  
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間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  
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  
者也嗚呼傳有之潔淨精微易之教也苟卿子曰善為  
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或勸輅註易曰安



可注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叙春之始為此書也病其弗傳而終為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付家術以為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易六十四卦或問朱子伏羲時未有文字言語易恐只是卦畫未有卦名朱謂今見未得按陳希夷亦只謂伏羲時祇有卦畫而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與十言之教先正相傳以為即伏羲之所畫者蓋亦止此不知重卦其別六十有四在十言外又何如也或又問朱子吳仁傑易以卦畫為名卦六畫下更無卦名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不知其為何卦朱答不能悉看來此處誠亦可疑春嘗有論載古易音訓補內

○殷易先坤後乾有靜則動陰陽之定理也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六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易無字通作无說文奇字无也然古書並無以無作此字者或云其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甚眾故書法乃從省耳今道家書無字亦本於易王述謂无字象天傾西北此世俗妄解耳

○象象吾子待謂皆假畜獸以名象為大豕行則信首一望而全體可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舉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說文倉頡易字象始也



易言變則知古人比之以論其變不疑也。漢書云日月  
為易子行不變其說。

○據善法從變辭為三大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  
有九去一也。而為三。次象兩信手兩分。左三右一。易  
天道也。故標三不標右。當直而勿用掛。以象三以一  
言掛小指問是人用古者在此也。標之以四以象四時  
四數之著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為餘。歸奇於  
扚以象日是以所餘之著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  
再問故再扚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著合為一身如前法  
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標成六  
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文法天一陽畫也。

二陰畫餘放此唯六為老陰畫為交九為老陽畫為重  
陽順行故七為少九為老陰逆來故八為少六為老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四則四十九  
矣。此著數之本原也。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日  
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為問朱謂  
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及變  
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按鄭玄易注先  
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  
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

○元亨利貞配四時生長收藏周子所謂誠通復者復



似與復歸其根之復無異而朱子以發生為氣收藏為理已散之氣必不復回或問冬地氣暖何者朱子曰此是散後又生非已散之氣而復為生氣也

○易傳剛浸而長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朱子嘗謂天地之道浸語極是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此退一分則彼即進一分愚以謂此足以明浸長之義

○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秦漢間人多以夕惕若厲為句淮南子引易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今鄭玄王弼本文讀夕惕止絕句若厲為一句張衡賦許慎說文所引俱并厲為句宋儒始讀若上

絕句朱子語錄一處云厲无咎是一句易自有此例如頻復厲無咎是也一處論聖人作易无不成云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則又是如鄭王讀也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惡陸氏音釋作鳥嫁反荀爽作亞又鳥路反馬鄭鳥洛反朱子從鳥路反語錄又云作入聲亦是因謂門人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者若者兩三音皆於內釋稍近云辭之如此類是也此春古易音訓補之作於前人均讀文義所以博采而並錄以待學者自擇不敢輕用已意定去取蓋亦吾朱子無同樂之意也

○本學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非獨其生時然也草



不欲死其幹先枯根在下也人欲死其足先冷首在上也

○覆霜豈水至蓋言順也順不必通慎字解剛致其道至堅冰也馴順也此兩句是申蓋言順也之義

○漢張遠少而知易義徐稱嘗稱之陳蕃問遠遠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全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

○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性復費許多言語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添自字為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間當更費

力

○事物之理必以靜為體以動為用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易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用也世說殷仲堪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以感為體彼異端何足以語此

○易無妄程氏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呂伯恭看至此為之竦然自失

○胡光大言易辭言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無不應驗第占者以言為在己凶為在人不應則歸咎於著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乃



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  
使大兆能云所兆在已阻武不遣二師豈有後悔而卦  
為可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  
后之事朱子謂文本無此義不當硬入蓋邵溥云伊川  
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意此文義之所為發也否六  
四包承龜山以下又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  
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蓋龜山意欲解洗其從蔡  
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天下萬世之訓所在後儒有  
見欲訓世者因事觸物別為篇章以發已意蓋無不可  
而假諸聖經行己之私其何以為訓乎嗚呼伊川語後

生妄度前軍晦卷不能無疑龜山則物卷所云爾者欲  
蓋而彰賢者不免隱見微顯君子可無畏哉

○井淮南子與世本並云伯益按易重卦已有井名  
史黃帝分州置辟象井立法督叟使舜等井井不起舜  
下伯益舜豈得始益周書黃帝作井

○牛古者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  
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咨宗景文謂  
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牛名  
者多字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黎耕字子牛  
○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  
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



○王子年拾遺記傳說春巖筮得利建侯卦按利建侯  
周文所繫辭也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  
言依於筮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國其  
執筮導之以善大易為卜筮作以卜筮徵諸易之所言豈  
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綸之為則有不假易者此君平之  
功也賤業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人有邪惡非正  
之問固易之所不與也君平因執筮導之以善固不朱為  
後世卜筮中之有道德者

○書經曰尚書尚作去聲秦官尚書平聲朱子云尚書

尚衣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聲今六部尚書作  
平聲其尚衣尚食尚寶等監官名例承去聲不能改也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  
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愛日抄樓賜叔云從來人以莊周  
蓋是寓言却未曾深放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  
申呂許由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容四岳  
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文飾過當耳注傳云  
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先四岳則大岳非由乎注氏外  
傳齊許由有人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  
之家高才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  
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塚即不疑為無是人矣古



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揚誠齋  
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  
於人實矣

○家語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  
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音陟方乃死孔安國  
以陟方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為複韓愈氏謂竹  
書記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復今以陟方岳言  
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語舜勤  
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于鳴條不  
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  
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高

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  
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則司  
馬子長附會之訛而格後學之疑者也

○書稱葛伯仇餉事無聞焉孟子言之而始明莊子稱  
魯酒薄而耶鄆圍事無聞焉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先民  
墜簡曠代疑義事絕古老之口文乏故府之記而吾欲  
以臆析之其可得乎

○尚書說築傳巖之野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  
翟書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賈誼賦云傳說胥  
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傳巖孔安  
國書傳虞虓之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胥



靡築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考漢書此注在楚元王傳中賈誼賦漢注張晏曰胥靡刑名傳既被刑築於傭寧知非謂說身被刑而傭作於官說代人築墨謂之傭寧知非謂說身被刑而傭作於官也胥靡之刑古記無考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墮死生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蓋盡信書不如無書書於此况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或訓築居也叔卜築義與孟子所云版築不合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若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于畎畝巖穴耳

○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舊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刑責其特故者雖小亦刑禁少類呂伯恭明其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宥乎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拈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特刑乎守舍而穴窻之小竅以窺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特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蓋曰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宥過無大是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精識雖然以春觀之舊則失矣林呂之言亦未為得也夫是與茲情不同也過之大及小者



與故之大及小者不可並議過與故至小者情可怒者  
法勿論也聖人制法豈必至仁極義責備於小民哉失  
火而延及官庫馬而蹂死小兒此過之大者也然此  
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宥之得從寬減  
是宥過無大罪不失之人而大也故燒官庫故殺小兒  
此故之大者也與火延官庫馬蹂小兒者情有不同故  
刑之必從重論是刑以無小罪不失之出而小也過之  
小者故之小者於此可以例推要之過之為罪不失之  
大故之為罪不失之小也若夫守果實而食小果守食  
而竄小竄此法勿論事也而何故之問乎此而為故之  
問是聖人以仁義之道而責備於一世之小民雖秦高

鞅法不若是苛也嗚呼聖人制法必加宥罪不失之  
大所以怒人無心之失此為罪人之仁故必以刑罪不  
失之小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此為聖人之義而林豈以  
過之大者與故之至小而不必論有比而言之以明宥  
過無大為大者不宥小者則宥刑故無小為大者則刑  
小者不刑則是過與故所犯情不同而罪一也聖人何  
以罪天下哉書亦何用此二言為哉春因讀律而有感  
焉是故不可不辯

○蔡氏書傳曰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  
說與鄒陽邵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亨等論以欲正是書之意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  
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  
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  
為科舉禁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孟子說詩存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更  
無費辭謝上蔡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話有時  
只轉却一兩字點評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此孟子說  
詩法也謝又云明道先生喜言詩他渾不曾章解句釋  
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晝夜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道云能求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感歸于正也為飛戾天魚躍  
于淵猶錦愈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云云朱子與何  
叔京書傳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  
人乎謂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處但涵泳久之自  
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  
人活底意思也朱子語錄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滯  
王若次子編此方成此是教玉寶貴流本中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亦云善始者不必善終  
是故終不可不慎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



初是故初不可不慎也然則君子如之何帝顓頊曰吾  
日慎一日詩曰慎終如始庶幾其寡過耳

○王荆公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而言曰世變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  
故也畏天故也公之行新法乃告其君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

○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  
之以合韶武之音而今鄭衛國風註者目為淫奔之詩  
淫奔之詩其可以合韶武之音乎而聖人刪取之弦歌  
之何也聖人為邦先放鄭聲若淫奔之詩今取以為經  
焉不知三千餘篇之所去者又何聲也春曰孔子於詩

取鄭衛以備國風必非淫奔之詩也而今之詩問有作  
於淫奔者原剛取者或逸而剛去者流聞民間漢儒因  
遂載而忘之者也

○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為天  
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朋晉書銘三壽是利  
宜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  
○詩曰宅山之下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  
師又曰明詩所以見影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誡今猶可  
見而不之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  
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鑿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成之哉  
○書西伯載黎文王只是不伐其耳歸還之物出探云  
云朱子曰嘗見一雜說云紂裝九侯鄂候手之強辯之  
疾併醢鄂侯西伯問之竊歎崇侯虎詩之曰西伯欲叛  
紂怒囚之美王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看來這段  
說得平詩斯云我梁謂兄弟宜相好不惡相學或問指  
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學不相好處如兄弟去友弟弟年  
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逐弟不友為兄者  
但當盡其友可也弟能恭其兄兄心不友其弟為弟者  
豈可亦學兄來友而逐兄其恭但知盡恭而已夫人倫

之大義固夫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何得論施報哉

○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其見於周易者春于  
音訓補載之詳矣尚書臯陶戒舜無教逸遊王嘉引之  
作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教與教字  
意甚相遠而傲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以為恐傲字轉  
寫作教字爾書天齊乎人俾我一日揚賜則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  
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蕃  
時雍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書平章百  
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百  
姓鄭玄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語言如醉賈山作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諸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揚乘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詩夫夫是緣蔡邕傳作夫夫是加詩飲咀矣岐有夷之  
行朱浮傳作彼咀若岐有夷之行禮記坊記曰君子之  
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漢人引經間有可  
以證其闕誤然其傳終亦不為無之又不可以漢人所  
引為是其各習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世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所謂有行止者有行  
義之人也昔人嘗有汚人行止之言矣按行止字義當  
是禮節之稱詩曰今而無止傳曰容止可觀凡此所謂  
止者皆行止義也  
餘冬序錄卷三十一

餘冬序錄橘且卷之三十二

外篇第七

擲燕泉何益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  
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  
秋其言曰事則桓文文則史義則其竊取之矣立明以  
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  
之具也立明雖未必及登孔門如故記所云與孔同乘  
如周觀史然去聖自是不遠所傳事有稽據先經後經  
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  
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說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春姑以一事証之大者言之春秋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增信公明年季姬歸于鄆左傳謂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防而始來朝而公穀傳謂來朝者來請已也按傳本事經來寧不書而後書歸鄆見公欲絕鄆昏季姬與鄆子遇鄆子來朝而還之也或致疑曰經書歸于鄆是始嫁之文也前此不書鄆子逆不書季姬歸是此時季姬與鄆子會猶未嫁也世之學是經者因是爲之說曰僖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失爲父道而亂男女之別致季姬與鄆子遇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後歸于鄆也經於姬不係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歸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其

然乎此皆因疑設事以實公穀請已之文而不信左氏之說此後世莫須有之事也而可以加大惡於人而以斷聖經之旨邪禮婦人謂嫁曰歸傳曰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鄆莊公十則以紀侯失國而死紀季有鄆在齊叔姬於是乎歸奉其祀也亦謂之始嫁之文可乎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伯姬歸于紀隱公叔姬歸于紀伯姬歸于杞莊公二年伯姬歸于宋莊公而止他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紀伯姬宋伯姬之歸先未嘗書來逆也他有書來逆者言魯來逆叔姬之類不聞又書歸也內女之志魯者不係之國春秋書伯姬



卒之類也信公不有子叔姬乎紀子來朝請絕叔姬公  
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文公然則不係之國謂皆  
內女之未嫁者可乎齊昭姬大國之夫人國是執於其  
國始書文公年紀伯姬杞叔姬俱因其來歸善紀公年紀伯姬  
未歸成公五年前此未嘗書某來逆某其歸于某也豈  
杞叔姬來歸杞叔姬來歸皆有已成於遇之嫌乎而立異者乃以已忘妾度而遂  
割為僖公不父縱女擇配李姬以未嫁文出國會人淫  
昵當意屬請為對之事污穢簡冊誣譏人倫何其甚也  
歐陽永叔論春秋事出久遠而傳乎二說當從其可信  
者經與傳二信左氏不如信孔子信在事也義隨事變  
經書事無始末而義未易明者信公穀不如信左氏而

世之學是經者不信左氏務立異以論經義千載之下  
去聖人若是其遠也而可以得經義乎外史事而求經  
義世儒之論若是類也多矣經義其可得乎是故春姑  
舉是誣之大者一事而言之

○學春秋者捨經從傳昔人嘗摘其失經無悅耳之言  
傳多可喜之說是學者之樂聞而易惑也而今世之學  
者乃捨傳而說經新奇可喜出經文外又有昔人之所  
不及知者事無所於出其美其惡不知其何所稽而學  
者樂聞焉惑益甚矣李姬之事見左氏如彼而後世多  
言如此李姬誠淫縱無耻然未嫁之女而為出國會人  
之事非人情所宜也父淫愛其女昏不知教則有之而



謂其縱使外淫以自敗非人情也夫溺愛真婦昏不能制則有之而謂其求娶於淫以自辱非人情也季姬內之魯無可受之命外之郕無可假之辭而謂其一旦遠出以行其淫定其非人情也此春之所以信左氏而為季姬辯也非信左氏而直為一兒女子辯也惡夫世之學者之好異而欲以空言說經也夫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先正所謂孔子之刑書也斷獄者必案以事反覆其情然後刑得其平不究事繁而任情不入則出無辜被深文首惡逃竦網矣聖人用刑不如是也聖人範世之大法一字一辭之間千載之下難以臆斷其幸存者三傳而左氏載常時事最詳吾可不據以為案乎世之

說是經者吾見其出入人罪多矣其入人罪者季子之事是也出入罪者衛世子蒯瞶出奔宋左傳明載蒯瞶以南子與宋朝亂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出奔也而今之說經者乃曰蒯瞶無由殺南子事南子特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欲殺余耳而靈公不察致其出奔宋者南子之家使真有其事蒯瞶何敢奔宋左氏所記南子之讒言也嗟乎此說之不據事實而欲出入之罪者也南子之事靈公之溺愛而不能制也太子聞而羞之必不更言於人其定謀於戲陽速人必不得與聞是故夫人不忌而見太子太子三顯速不造夫人見其色而始走訴於公也蒯瞶先此不以其事言公者公



嘗為夫人召宋朝其昏如此則曠知其父之不能制也然則蒯曠欲殺南子明矣南子歸自宋是時宋衛未聞以南子而好也蒯曠奔宋宋與南子戚共自耻問及疏者何與而肯讐人不問之賊耶蒯曠旋之晉他日納蒯曠者晉趙鞅也南子之讒言蒯曠將殺余之言固出於南子者左氏所記遠告人之言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毋余不許將殺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許而弗為以紓余死亦謂南子之讒言可乎然則蒯曠欲殺其母夫人而有謀也明矣蒯曠處昏淫間既不獲幾諫幹盡善全所天乘耻發憤因跡其國殺宣姜之故事以無道行之事既不遂而復不能死他日父子爭國貽禍宗社

流毒生靈皆此舉以基之也而世儒樂聞異論又踵其緒曰不幸而為蒯曠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嗚呼為是言者豈不甚感矣哉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左氏謂莊公文也而注以為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未歲所生女公之婦也今不可知按是時桓公卒已二十六年諸侯女恐未有愆期至是而始嫁者或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杞伯姬來先儒皆以為公之姊妹也春曰時君之女加子其可信乎季姬歸于鄆何不加子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會齊侯于平亦以文會父也來歸之云歸寧也而是疑乎桓公二十八年杞伯姬



來注謂莊公文也此庸非前之紀伯姬乎若以為桓公  
未歲女至此六十三年當老而不復能來矣僖五年杞  
伯姬來朝其子先儒謂伯姬庶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  
公於洮又朝其子于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先儒  
謂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何朝覲或婦皆出於婦  
人也而不以歸于杞之為莊公文何也

○齊桓之霸晉獨不至晉強也齊方有志於楚不與晉  
競晉文之霸許獨不至許恃楚也故晉於溫之會遂以  
許為事桓公時鄭伯逃盟伐之楚人圍許以救鄭春秋  
書諸侯遂救許文公時許貳於楚春秋書諸侯遂圍許  
就遂字觀之齊晉霸業先在治楚可知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  
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二十國春秋前秦  
蒲洪其母姜氏因寤生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  
闕其母因寤生壽闕被中南燕蘇慕容德母公孫夫人  
因晝寢生德左右以言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  
說不同

○左傳記畢萬之後必大及陳氏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之類先正疑皆後來設為豫定之辭季子觀樂之所論  
者殆亦作傳者飾言耳不然不容知得如此其審然于  
齊樂而曰國未可量齊一再傳為田氏其言弗讐又若  
有可疑者何也朱子嘗言秦始有臘而左氏謂屢不臘



矣分明是秦時文字今按戰國策等書左傳與戰國以  
後文字絕不類晦菴論文以國語為秦世之文戰國策  
亂世之文國語左傳皆左氏編左傳又先出周室一種  
三大夫語如此則是非戰國以後之文字也晦菴又論  
三傳惟左氏曾見當時國史是其書或出後來人手不  
可知其文則固有所因矣

○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詩定  
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  
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七公前  
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史失其名按左傳  
季平子卒于房陽虎將以瑗璠歛仲梁懷弟與曰改步

政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然則懷亦賢矣是宜其後也有人

○春秋鄭人來渝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渝變也公穀  
作輸墮也諸儒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前  
年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求平也言渝平者非也夫  
經明書來其有求之意可知傳注以渝訓變若云變前  
日之平良非而左氏不過曰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  
憾而更變為平成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渝字於經文自  
通不當改也

○齊桓公娶於蔡已而怒蔡姬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  
是時蔡折而事楚恃楚強也故齊侵蔡伐楚



○春秋周襄王之出敬王之未入書天王居于狄泉注謂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也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書公在乾侯鄆實魯封內之邑公得有之故亦書居乾侯晉地則不可書居而每歲首書公在乾侯者傳所謂以存公也通鑑綱目唐中宗之廢書帝在均州在房州在東宮每歲首必書帝所在春秋書乾侯之例歟晦翁不法孔子書居于鄭于狄泉例而法是何也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如與而古字通用然此如字不可為而未雨天先陰陰而後雨則星隕不必續書而雨雨非可異事也後世史官書星隕之多者以

如雨繼之如雨只是言多不可謂雨

○歐陽子石鷁論致辯乎公穀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而為謹物察數之非者詳矣而不言聖人書隕石下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所以先後之故隕石五六鷁退飛是音殆迅雷風烈吉日辰良蕙肴蒸奠桂酒春與猿吟秋鶴與飛之類耳

○霸之有五見孟子書然孔孟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是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於霸何有或曰五霸以夏見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



○先正言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然則周室衰遷而入春秋壽者亦可數矣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又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鄭子產之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定聲威四公亡慮八九十歲矣吳平仲之父担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吳季札吳正壽慶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為子期名杜氏

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史有謂札之年與春秋相終始者元人有言此四卿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終者行父妾不帛馬不粟子產行已恭養民惠平仲納邑辭富一狐裘二十年季札以國與人又能以名與人美與薄取而厚與之德有以勝之乃天之所佑也其說有為而發求之古今不必盡合然此實常理有不可誣者嗟夫一日之短千載之長彭殤與異真壽殊人自死而不朽者非老壽之謂君子亦強為善而已矣

○春開六藝有禮學者之學禮為重孔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聖也而問禮於老聃豈以聃嘗官柱下禮其



所素語耶孔子嘗每事問於入太廟之日蓋考禮之詳  
自宜如此是故厥後禮有成書以詔天下後世今會言  
而起處者何以自諒飾以我冠博帶而揖諸執事右乎  
噫欲美霞躬莫如禮欲從容於祿仕莫禮官如矣禮在  
朝廷禮在郡國禮在一鄉一家一鄉之爲禮必有相焉  
朝廷有禮官故藩國亦爲之禮官焉今制與古無相遠  
也

○李端伯記二程先生言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  
時之風氣自不同所處不得不同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  
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  
益伊川又嘗言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

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  
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  
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劉質夫又記伊川語云不席  
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筋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  
作之矣朱子語錄禮時爲大有聖人作必將因今之禮  
而斟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不至復取古人繁  
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又言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  
踈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  
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度等威足矣  
○記禮者有言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春嘗疑乎此  
言尊而不親不迺闕於情乎親而不尊不迺歉于禮乎



生之膝下而吾之情禮一或有弗盡焉不迺非天性乎  
春固嘗疑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而荀氏論禮有曰父能  
養之不能養之毋能養之不能教誨之此言又何為者  
豈其不能養之故不見所親不能教誨之故不見所尊  
勢使然耶此非通言也昔人之稱其人父子之美也曰  
是父是子其實易著若曰其母之美也則必於其子乎  
實之何哉女德不外見而外見者必有子故也閨儀不  
外布而外布者必有子故也慈訓不外聞而外聞者必  
有子故也

○晦菴與李季章書云禮傳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  
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  
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不可附者又節別為一  
篇以附其類而自謂因讀此書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  
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  
與其門人問答蓋已及之具如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  
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  
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朱子此書又若預為今日  
吾黨告者儉佞之徒何所逃其罪邪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少孤  
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聊曼父之母然  
後往得合葬於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母死史記蓋十六  
時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指衢路以誅人  
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邪記  
此篇又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  
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白爾來何  
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  
告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事矣曾無與訪  
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遠其親所  
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  
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泣然而云云也其  
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

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  
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豈有孔子終親之  
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

○禮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子春以孝聞于曾氏之門  
者悔之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用其情則得吾情吾  
情至而痛深存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今之解禮者不  
然

○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曾言之今人父喪  
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喪稱孤哀子相習已久殆不



可改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喪合葬於前夫式曰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喪母葬其式之所自云者吾有疑焉而為小母服也吾有疑焉式父終式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為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為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或問朱子人有死其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家未幾亦死人以為嫂已去而無義欲不祀其嫂如何朱子曰兄在日不去嫂

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持服未得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是故吾於式有疑焉婦更二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啻非禮而已

○伊川以朝賀不吊司馬溫公之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為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訶不云歌則不哭也春按梁書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聞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曰言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次吉禮莫大於祭祭可吊則朝賀之日不礙吊亦明矣柳莊事見



記檀弓獻公之祔也以祭服祔則非禮所宜

○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春曰不

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

未有以言為見齒者

○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

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

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知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

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

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

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

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

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

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

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是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

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

也為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變夷之國非

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

何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煩器也祭竈以祭先煩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故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曰如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撰祝融主火化莫大於養祀祝融為竈神則宜胡有老婦之謂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鄭玄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者誤也而朱子不及改正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竈天子行大夫之職毋求不能救孔子主貢之季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譏其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臨川吳氏謂盤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持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上用杓酌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盤文從水從曰從皿兩手加下皿而以承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浴器用行沐器用盆盆行皆以盛水



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扞之內浸髮裸身既棄且汚不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棄不汚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成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誤蓋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政也日新者每日洗滌其手之舊汚而新之也苟之為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

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兩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而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卜於是日而勿勿接祭哉牲未殺則廢當殺牲之時而有不知為日食之候者何也或曰當時日官大微春嘗問諸陽明王先生伯安



伯安復書云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  
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其淺昧何足辨此古  
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而尚未知日食天子答曾子之  
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亦有日食而弗知者  
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時去堯未遠羲和已  
失其職迷于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  
其職益輕平王東遷而後官之失職可知春秋所書日食  
三十有六今以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  
失禮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  
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十五  
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  
已言之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傳曰辰  
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于再失閏則日  
食之不知殆其細者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當祭而日  
食則固已行禮如是而中輟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儀節  
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  
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  
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  
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魏劉劭達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饑

見王公傳習錄



劬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發朝或云  
 宜却會劬曰梓慎禘憲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大特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能終禮者四百餘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察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  
 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書和  
之與揚州刺史張濬書曰太史上言元日合朔發朝者或  
有與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發朝者或  
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  
得禮議荀彧從之是勝人之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  
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曰蝕后之喪  
兩處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  
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微梓史官推術  
錯繆故不豫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於蝕史官告謹  
而無懼容不備豫防天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太饗華夷  
君臣相慶豈足特處天災罪已之請且拾之事實合朔  
之儀至尊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明闈之制與  
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推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

於元會元會布可却之非合朔無可廢之義  
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治從之竟却會也  
 ○周禮司徒之媒氏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

者不禁夫王者之政以禮義防民者也防之以禮義猶  
 恐其為邪若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是令之  
 行男女無復嫁禮合矣啓其淫奔之路從而罪之是罔  
 民也縱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  
 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為此姑息以亂  
 倫哉或曰所謂奔者非謂夫淫奔也會而禮不備謂之  
 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所謂奔者謂夫不備禮者  
 也若以淫奔解之不惟非先王之政雖後世所為亦不  
 至如是之甚既有斗不可復剖也既有衞不可復折也



後世聖人因而爲之法度禁約期於使民不爭而已矣  
○鰥寡之鰥禮記作矜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鰥二  
字可通聲而互用也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辨已不出入一益  
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等  
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  
四益也然則說命之謂惟教敷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  
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  
刑矣恐無讀者子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  
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

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訪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事  
埃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窳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  
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安  
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  
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  
此蓋宋桓夫又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  
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  
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吾子行云深衣方領正經云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  
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兩襟制  
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乃所添也



襟也更加鈎起紐于肩上即是鈎邊若以紵為方豈  
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皆後六幅分兩旁  
若交其領無乃後關而前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  
裳旁口鈎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正經玉藻二篇正經  
製法自見但人自不考耳

中庸  
卷二十二

餘冬序錄卷二十二



